

主编 / 郭正义

浩歌赋太行

陈锡联



新华出版社

羣峰壁立太行頭天
險黃河一豎收兩岸
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
慰同仇

朱德

朱德总司令手迹

昂左叔同志在太行山与日竞
斗死於清漳河畔

名將以身殉國宗

願將熱血王吾華

太行浩氣傳千古

留月清漳吐浪花

志滿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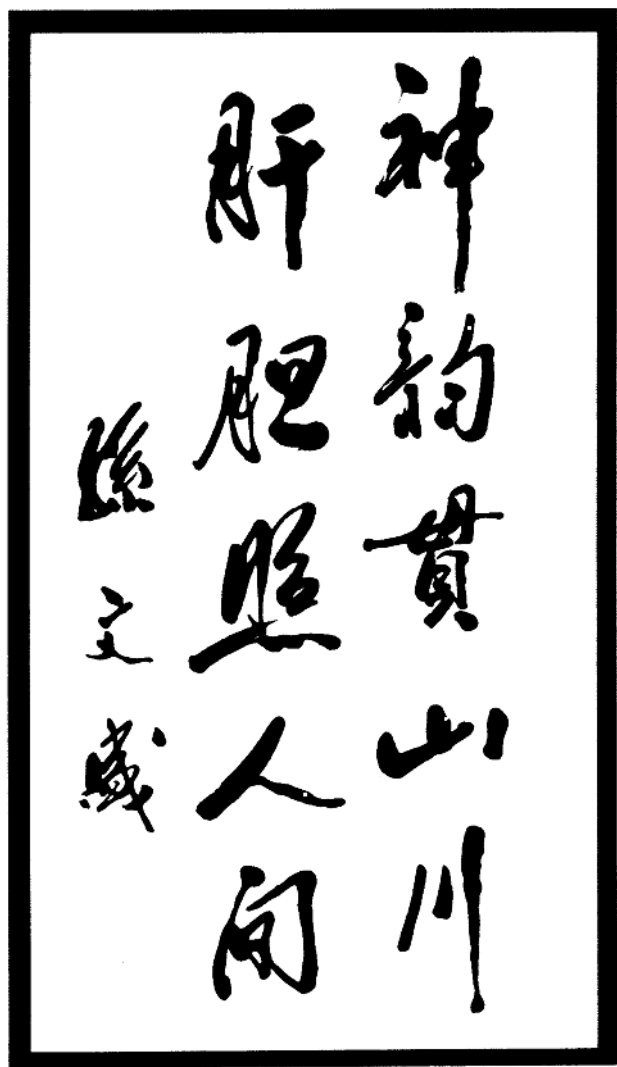
朱代

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日

发扬太行精神
振兴和顺经济

胡富国
一九九二年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题词



山西省省长孙文盛题词

巍巍太
子秋偉業

與浩歌賦
鄭社奎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郑社奎题词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研究作战方针



朱德和任弼时
同志在太行山八路
军总部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太行山上



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在研究作战计划

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瑞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在麻田检阅部队



一九四〇年二月，朱德总司令（前排左六）同太行区文化人座谈。著名文化人徐懋庸（前排右五）、任白戈（前排右四）、李伯钊（前排左四）等参加了座谈会



1995年9月，李德生将军重返太行老区，在和顺县为党史办题词鼓励



1996年11月，李德生将军及夫人曹云莲同志在寓所审阅《浩歌赋太行》书稿



1996年11月，陈锡联将军在寓所题写《浩歌赋太行》书名后与本书编者王改成同志合影



本书主编、副主编及主要编纂人员正在审定书稿
(左起王学、范乃文、郭正义、程锡景、崔保红)

《浩歌赋太行》编委会

顾	问	李德生			
编	审	曹云莲			
主	任	郭正义			
副	主	程锡景	崔保红	王学	
委	任	(按姓氏笔划为序)			
	员	马联江	王太	王改成	宋有林
		刘义勋	刘荣梅	杜志平	杨兰林
		杨凤歧	范乃文		
主	编	郭正义			
副	主	程锡景			
执	主	王改成			
行	主	范乃文	刘义勋	杜文忠	
编	主	王太	王福联	冶建中	
	编	陈景洲	郝文彪	魏艾军	
资	料	安改珠	孟江	郑月林	
集	录				

序

李德生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山西太行老区，重访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看望老战友和乡亲们。得知，和顺县的同志们正在整理一本太行革命诗歌选，我鼓励他们要尽快搞出来。现在书已编完，事实终将说明和顺县委、县政府为光大革命传统，弘扬太行精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总是紧贴着时代脉搏跳动。这本诗选，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洋溢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卫祖国，奋起抵御日寇侵略者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反映了在这一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根据地人民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军民团结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读着它，唤起我许多当年战斗在太行山上的难忘的回忆。这是一本英雄的诗、革命的诗。

本书的作者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八路军将士、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以及工人、农民，因而它也是人民写成的史诗。

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浩歌赋太行》就是一本宣扬革命优良传统，继承革命精神的好书。愿读者从中获得教益。

1996年10月24日于北京

前 言

翻开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史的头几页，就熠熠着《诗经》、《楚辞》的光焰。诗歌可以说是紧伴着中华民族而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在祖国诗歌的汪洋大海中，太行革命诗歌是一丛巨大的浪花，曾喷泻在祖国的华北大地上，给现代文学艺术增添着绚丽的光彩。

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中，还需研究革命战争年代诗歌创作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促进和繁荣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太行山革命诗歌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大背景之下诞生、发展起来的。它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开辟、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这一历史产物的深入认识而找到自己的坐标和时代闪光点的。

当我们给某段历史定位的时候，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而当我们完成了这一步的工作之后，进而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某一具体的课题时，就往往以这样的宏观背景作为参照系。当然，政治、经济、文化这三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以及起作用的方式是不能够等量齐观的。因此，对于我们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和研究太行山革命诗歌，就侧重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11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八路军129师进入太行山,开辟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在新时期开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选择太行山这块地方作为根据地,是我党的最高决策层经过反复酝酿和深思熟虑决定了的。从整个历史的纵向上来看,太行山这块地方,本身并不是沉寂的。这是广阔的黄土高原与华北大平原的自然分界线,它延绵数千里,腹地深广,历来就被卷入战争的烽烟中。每个朝代的末落时期,我们都可以太行山找到那个时期的战争痕迹。每逢乱世,那里的人民中就聚积着酝酿着反抗的火焰。所以,历来它不仅以它的位置,而且以它的强悍而忠实的人民被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所选择。日寇占领了热河、平津之后,就像潮水一般向南面涌来。这时候,太行山就成了一道屏障暴露在敌人面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选择太行山这块民族发祥地作为华北抗战的“神经中枢”,正体现了我党抗敌到底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概,这里就很快地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根据地便在建造中投入战斗的洪流中去了。

当然,“根据地”这一概念并不是新生事物。富有反抗精神的被压迫的民众,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很早就认识到找一块能够独立存在而易守难攻的地方作为自己屯兵休整、恢复元气的地方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农民战争史上,有许多农民队伍是拥有这样的基地的。太行山就不只一次成为这样的基地。北宋末期金军南下,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就曾纵横驰骋在这块地方,打击和牵制了极端野蛮的女真族侵略军,使入侵者在这一地方无法稳固自己的统治。

但是,容纳着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新质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

是这样界定根据地的：“它是游击战争得以执行自己的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不仅如此，我党在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内所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制度最终保证了革命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经过改造的革命根据地成为未来新中国的雏形。新中国建国的最初三十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根据地既定制度的延伸和扩大。

在上述大背景之下，太行革命诗歌应在什么位置上去具形和闪光呢？太行革命诗歌，除了改造民歌体之外，几乎没有风花雪月、情雨缠绵，几乎把个人的一己情怀的抒写全排斥在外了。因而，如果诗的概念缩小到诗人的抒情的专擅这一范围中的话，如果诗仅是美的话语的积累的话，那么，太行诗歌，与其说是诗歌，到不如说是强劲的西北风，是战斗的号角。是的，在这里，有多少抗日儿女纵横驰骋，便有多少革命诗歌相伴而生，风起云涌。在这里，如果每块石头都有记忆，每棵树都有诗情，每首诗都动人，那么它们就镌刻在民族的最深层的血脉上。这记忆，在其走向历史和最终成为历史的时候，说到底都是为了向人宣教，向人证明这段历史的正确。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要实现对环境和人的彻底改造。”改造环境，尤其是对社会环境的改造最终落实到对人的改造之上。改造人莫过于对人们的思想实行教化，而教化的卓有成效的手段，当然首推文艺。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

要,文艺自身的改造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于是,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的起点,根据地文艺包括诗歌,都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二

太行革命诗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加以划分,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往往有诗篇伴行。第二部分从革命圣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知识分子以现代形式所创作的自由体诗歌;第三部分是我党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经过改造传统民歌创作出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所有的诗歌,不论其形式上的差异是多么巨大,而精神气韵却是相通的。除了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和革命性,它们都是那段时代特定文化的产物。

文化的痛苦是深刻而沉重的。它发生的对比、碰撞、融合、裂变,都带有精神的染指和吸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文化的痉挛又往往带有精神的集体受难的色彩。

几千年来,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太行山这一闭塞的地区,在因袭着封建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因袭着封建的本土文化。它缓慢而迟滞地延伸着。它仍具有极大的吞噬力,所有的新鲜气流都给堵塞了。它不仅窒息了自身的生机,也根本地窒息了民族精神的更新。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它才受到冲击,在启蒙中得到扬弃。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他们在获得全新的文化参照的同时,开始产生了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从否定封建文化中不合时势的部分,逐步摆脱这种文化的积淀开始的。而真正促成这种剧烈的摆脱,并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阵痛则是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